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每年临近“六一”节，总有朋友发来祝贺：“儿童节快乐！”看到了，会心一笑。返老还童不可能，但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当作孩子，哪怕只有这一天！于是，我也去宋庆龄故居，看望我们的宋妈妈，庆祝这个节日。

美丽的宋妈妈

天下着蒙蒙细雨，故居在雨中显得格外安静。踏着湿漉漉的台阶，小心地走进这幢洋房。我曾来过多次，每次来，总觉得特别亲切。轻轻地走，屋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恍惚中，我又看见了。那是上世纪的一个“六一”节，我在市少年宫参加活动，忽然有人说，她来了。很多小朋友像我一样，搞不清她是谁，只顾自己玩。她就这么悄悄地走过来。我正在路边，她穿着一件花旗袍从我身边走过。我傻傻地望着她，像看见花仙子一样——她太美了，美得无法形容，美得令人惊呆！她微笑着朝我看看，就这么轻盈地走过去了，

一阵淡淡的香味飘过来。我望着她背影，想追过去，却迈不开步，我从来没近距离看见一位那么美的人！直到现在，也没有碰到过第二个！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本来对“美”是很淡漠的，但在这一天，我却明白了，美，是可以征服小孩子的！

从此，我把她当作美的化身。凡在报纸、新闻上看到她，我就会雀跃欢呼，我见过她，她真美！好想再见到她一次，却再没有机会。没想到，后来，我还是与她有了交集。

那年，我进了行知中学，一进门就看到两座铁皮圆顶楼房。老师说，这是音乐室、藏书楼，也是宿舍。后来，我无数次去二楼找书看，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老校长陶行知的“面容”。这两座活动房是母校从四川迁沪之初，宋庆龄送来的，不然，我们只好在帐篷里上课、睡觉。

那时陶行知已去世，学校经费困难。学生中有

等一场樱花雨

颖 静

几次，后来，她执意要站在树下等，直到自己接住一片花瓣。我告诉她，不要等，樱花雨不是等来的，而是遇到的。有时候，有些不期而至的，反而会是最美好的瞬间，这也会让你在遇到美好的时候，更加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这种感觉对我来说，也许会有更多的幸福感。

前两天，说起长大后，想要做什么。你说，你以后只要有一份普通的工作就好，很普通的那种。是啊，我们都曾有过雄心壮志，但平凡人生里，也会有那些简单的快乐。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最重要的三大生态系统。

人们把湿地喻为“天然海绵”，因为湿地能调节水分平衡，比如发生洪水时，湿地能接受大量水分，此时湿地的表面被淹没，到了干旱时节，湿地便用

吸收的水量支援附近的河流和地下水，起到滞洪蓄洪的作用。湿地能通过水分循环来改善周边的气候，茂盛的植物能大量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分的直接蒸发和植物的蒸腾作用能使湿地的水分化为气体送入大气，增加湿度。湿地植物能降解污染物和有毒物质，受污染的水进入湿地后，由于运动速度很慢而有利于有害物质的沉淀，湿地植物将有毒物质吸收并转化毒素，从而使水重新变干净，就像人体的肾脏能调节身体水分循环和排泄陈陈代谢废物一样，所以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

此外，湿地还为水生动物的栖息、繁衍、生长以及候鸟越冬提供了优越条件。

世界最大的湿地是位于巴西托格罗索州南部的潘塔纳尔沼泽地，有着大量河流、湖泊和平原，植物资源丰富，栖息着 650 种鸟类、230 种鱼类、95 种哺乳动物、167 种爬行动物和 35 种两栖动物，于 2000 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并列人类自然遗产名录。我国的三江平原湿地占世界第二位，是全球少见的淡沼泽湿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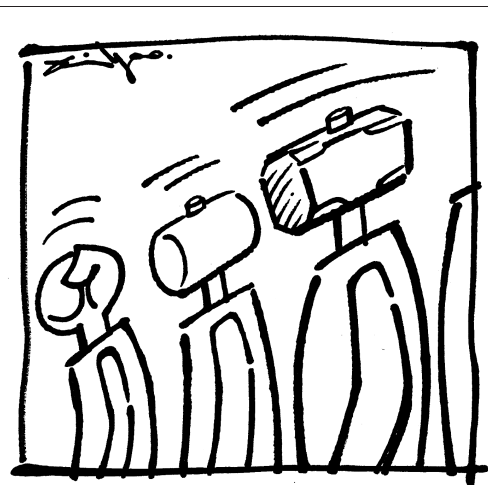
保护好“地球之肾”

陈钰鹏

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扎龙湿地系同纬度物种最丰富、景观最原始的湿地综合体，被确认为世界第三大湿地，1992 年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

近几年上海十分重视湿地建设，上海的湿地可分为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滨海湿地和人工湿地四类，有名的湿地有明珠湖西沙湿地景区、吴淞炮台公园、崇明东滩湿地公园等。

杭州是上海的近邻，上海游客近几年似乎有了新发现，凡去游西湖者，不会忘记漫步西湖杨公堤。杨公堤以西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西溪与西湖、西泠并称“杭州三西”，这里河流水巷纵横，鱼塘小岛棋布。2009 年，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西溪属杭州西湖区，那里有个富有风情和故事的著名古镇叫“留下”，据《钱塘县志》载，宋高宗赵构南渡，本想在西溪建都，后觉得在凤凰山东麓建都更符合他的“偏安”政策，对群臣曰：“西溪且留下。”从此西溪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强人自有强人收，还有强人在后头。

不少孤儿，宋庆龄就请大家当“育才之友”，每人每月捐款，扶助孤儿。每月汇款到时，还另有食品、衣物。那天，每个学生都能分到糖果、饼干，我曾吃到过花生味的压缩饼干，可真香！没有爸爸的阿强分到一件军大衣，那呢子又厚又软，摸着都觉得心暖。

孤儿同学说，我们是宋妈妈的孩子。从中华儿童艺术剧院转学来的同学，常常无不炫耀地说起她，她看孩子们的戏，请他们去家里做客，给小演员们送糖果。他们说，她是我们的宋妈妈！学校附近的农民也见过她。她听说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实行“小先生制”，让小孩子当老师，她特地过来看，说这是个好办法。每逢说起她，农民一个个像我小时候一样

地喊，我见过她，她真美！

她早不在了，但她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还留在世上。在汉白玉坐像前，我向“她”深深三鞠躬。每次儿童节去看我们的宋妈妈，总感觉又回到了童年。站在葱茏的草地上，我似乎又见到“她”，影影绰绰地从我身边飘过。我试着形容她：秀丽、精致、典雅、雍容华贵、光彩照人、风姿绰约……她到底美在哪，美到何种程度，我没法说！因为心中充满对国家对人民对孩子的爱，她变得那么美！她就是美，美到只见了她一次，她就从此永远活在了我心里。

初夏时节，江南的枇杷成熟了。枇杷是原产中国的水果品种，广泛种植于长江流域。关于枇杷，古人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句。譬如明朝诗人杨基的《天平山》：

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

杨基是苏州人。天平山在苏州的郊野。山并不高，两三百米的样子；名气也不大，没法跟同在苏州的虎丘、寒山寺相比。但是，这里的风景别具一格。也许，苏州人是把著名景点留给了各地游客，把天平山作为平日出游的“自留地”。

我曾经在初夏时光登过天平山，只见草木繁盛，杜鹃、紫藤、蔷薇灿烂极了；四周群山连绵起伏，山色郁郁葱葱；淡淡

液体是喝的，上海人眼睛一闭，开口闭口：吃、吃、吃！吃水、吃汤、吃粥、吃泡饭、吃老酒，吃辣火酱，焕发出前工业时代的语言特性：简洁！合并同类项，凡是入口的，都说“吃”。指着眼前一碗面：“吃吃呀呀！”正确的说法：喝面，但上海人要掩口嗤笑：“依讲‘牙’地喊话啊？”（外、牙：沪语里同音）。正确的，往往水土不服，喝面用词正确，但所有上海人听着就觉得别扭，就像戏里的念白，字字经过千锤百炼，但放在生活场景里，拿腔拿调，如汤里放醋，有点酸！如此文绉绉表达，属于喝过墨水的，近墨者黑（黑与暗：沪语里同音），属于“黑（沪语：暗与黑同音）讲八讲”，上海人会纠依路子：“上海话叫‘吃’面好？依迪只书蠹头，数典忘祖了。”不过确实有一种面，只能吃，不能喝，否则要噎死人的。

去年初夏，我去福州路的上海书城，路过交叉的湖北路，有一家新装修的苏州面馆，探身进去，竖招牌主推三虾面（虾籽、虾脑、虾仁），标价 128 元，是其它面的六倍，我好奇，来一碗！不一会儿，端上来一碗干呼呼的拌面，我嚷道：“不是汤面啊？”服务员甩下一句话：“三虾面就是拌面！”我有些上火：如果是拌面，应该写清楚，不写拌面就默认为汤面。因为我从不吃拌面！这时厨师长从操作间里转出来，一口苏白：“徐（苏州话：你）要汤面，马上一碗汤面转来，勿算你铜钿，但是浇头还是倒在拌面里面！”很平实的话，可我怎么听都像在骂我，我意识到自己有些洋盘（沪语：外行），连忙改口，谢绝汤面。厨师长当即用长筷跳开一团拌面，蓬蓬松！仿佛辫子散开，倒下黄橙橙的三虾浇头，再不停地翻拌。干呼呼的面条，沾满了浇头屑粒，大大小小、星星点点，“粒粒”在目，挂满味“晶”，送入口里，“打耳光不肯放”，出

典就从此来滴，油津津满口香，还有苏式面条细而滑爽且有筋的嚼劲。

终于明白，三虾浇头若放在汤面里，味道就散了！不纯粹了。一碗拌面吃的干干净净，厨师长候在一旁，最后问道：“啊好？”这句苏白译成天津话：好嘛。我一撇嘴：赞！

现在与朋友谈点事，尤其同学回国探亲，彼此两三位，我都约在湖北路的苏州面馆里，要么上午十点，要么下午三点，店里空荡荡，尚未开市，直上二楼，拣个靠窗的位置，仿佛西门庆坐在狮子楼，窗外车水马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好一幅清明上河图的感觉。里面空空荡荡，闹中取静。这里是市中心，离开 1、2、8 地铁线不远，然后谈事，到了饭市，要上几个人的三虾面，四月末上市的三虾面，十月后秃黄油，让朋友尝尝天下至味。如果找家饭店，上点档次，没有三百元一位不敢上桌。如果仅有两三知己，也没法点菜。实际上圆台面，等于叫花子吃法式大餐，一肚皮的洋盘，一桌菜实际是学徒们的拼盘，等于小舢板拼凑成的航空母舰，就是大杂烩。场面宏大，回家后，说不出哪个菜好吃。即便好吃，也是十几分之一，其它都是陪衬，都是油腻。而且好吃的，只能吃两口，多吃，别人没吃了，再说也吃不下了。不如这家苏州面馆，聚焦便宜，不过一百多元一位，比大桌便餐，比大桌纯粹，比大桌好吃，而且还有腔调，一碗面居然一百多元，朋友，依舍得为朋友攒钞票！再说还是在仅次于南京路的四马路口。信不信，多少年之后，他一定记住这碗面，也就记住我。倘若一桌菜，往往记不住，这就叫门楣轻。

吃拌面

李大伟

还有，这碗面只能吃，怕你噎着，配给你的一碗汤，这叫扫帚簸箕，就像一夫一妻，一搭一档。

五颜六色

的云雾随意飘荡，笼罩在山尖和山腰。杨基当年所看到的，跟今人看到的，也差不多吧！这个时节，枇杷也成熟了。自古以来，中国最好的枇杷，就出在苏州太湖洞庭西山一带。满树金色的枇杷，摘得几簇下来，剥去薄薄的果皮，放进嘴里，酸甜蜜口。

摘枇杷，记得在竹篮里垫上几片枇杷叶，这样就不会伤到细嫩的果皮。这个时节上市的水果，好像都是这样的娇嫩，比如樱桃、杨梅、桑葚。它们是一年中最早上市的鲜果儿，需要你好好珍惜。

说到这里，还可以介绍一下南宋诗人戴复古在苏州所写的《初夏游张

园》，其中写道：“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园林、枇杷、小酌，这是最地道的苏州，偷得浮生半日闲。

枇杷是蔷薇科植物。它是常绿乔木，叶子、花朵、果实上都长有绒毛，富有亚热带风情，跟桃李杏梨等“典型”蔷薇科植物并不太相似。枇杷的叶子碧绿肥厚，叶脉齐整，形状如同乐器琵琶。有人说，枇杷就是因此而得名。不过，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解释：因为枇杷是中国本土物种，而琵琶是古代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乐器。

眼下，引人注目的除了金黄的枇杷，就是紫色的楝花。“细雨茸茸湿楝

南风树树熟枇杷

大诗兄

它，关于楝花，大家还可以找来宋朝诗人丘葵的《初夏》，其中写道：“一信楝花风，一年春事空。”诗人杨万里的《立夏独行奉新县圃》，其中写道：“只怪南风吹紫雪，不知屋角楝花飞。”“南风吹紫雪”，想想也是醉了。

流离。虽在肃宗手下任左拾遗，却因直谏而被贬，到华州做了个小吏。思考再三，47 岁的杜甫毅然弃官，带着全家逃避战乱和灾荒，不断内迁。从陕西渭南的华州，西行至甘肃秦州、同谷，继而艰难地走入蜀栈道，翻越剑门关，到达成都，在成都草堂住下。各种原因，先后在草堂住了五年多，54 岁时携家离别浣花溪，舟下岷江，次年暮春到达长江边的夔州。足转荒山，备尝艰辛。幸亏夔州刺史柏贞节，仰慕杜甫，多有照顾，安排住往西阁。小楼四围青山，面临大江。杜甫得以安定。某个星月皎洁之夜，他推窗远眺，四周是那样的宁静美丽，诗从心里涌出：山吐月，水明楼，帘上钩。心和境，摇动融和，“一时明白起来”。

同时还送来盘装菜肴，不觉大喜。开心，披衣而起，吟出佳句：“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少师见到色香味俱佳的一盘炒韭花，投箸，“一时明白起来”。满意地说：“实谓珍馐充腹。”落笔，便成韭花佳帖。

看罢帖之花，再读诗之花：“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自安史之乱起，杜甫便开始颠沛

帖，果然心下明白起来。观其《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墨迹，诚如《宣和书谱》所言：“笔迹独为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我更爱杨少师的《韭花帖》，平和雍容，倜傥潇洒，喜气盈盈——原来杨少师某天昼寝，上午自然醒来，肚中饿得很。忽收到朋友书简，

同时还送来盘装菜肴，不觉大喜。开心，披衣而起，吟出佳句：“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少师见到色香味俱佳的一盘炒韭花，投箸，“一时明白起来”。满意地说：“实谓珍馐充腹。”落笔，便成韭花佳帖。

看罢帖之花，再读诗之花：“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自安史之乱起，杜甫便开始颠沛

帖，果然心下明白起来。观其《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墨迹，诚如《宣和书谱》所言：“笔迹独为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我更爱杨少师的《韭花帖》，平和雍容，倜傥潇洒，喜气盈盈——原来杨少师某天昼寝，上午自然醒来，肚中饿得很。忽收到朋友书简，

同时还送来盘装菜肴，不觉大喜。开心，披衣而起，吟出佳句：“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少师见到色香味俱佳的一盘炒韭花，投箸，“一时明白起来”。满意地说：“实谓珍馐充腹。”落笔，便成韭花佳帖。

森林公园离家不远，但也已数月没去。近日游园，姹紫嫣红，眼目鲜亮。柳烟溪桥路，花傍人面起。樱花大道，鲜花拱门，那么熟悉；雪松、合欢、泡杉、香樟……绿云浮空；美人蕉、绣球、羽扇豆、蜀葵、睡莲……百媚千娇。鸢尾尤妙，妍美吸睛。

花径里，记起一句生动有趣的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我想，对此感受最深的，应该是徐霞客先生了。当他的足迹未达某个深山野境，花儿寂寂；一旦被看见，花儿的颜色和人心，均“一时明白起来”。崇祯十一

年（1638 年）腊月，霞客走到云南元谋大甸村，过一石桥，忽见桥侧有梅一株，“枝丛而干甚古，瓣细而花甚密，绿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见吾乡故人。不若滇省所见，皆带叶红花，尽失其‘雪满山中，月明松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桥端。”这心境美。

离开公园，我想，家里的书帖画册，如果我不去“看此花”，它们也就一直寂寂着，我的心灵也寂寂；欣然打开，彼此的“颜色”定会“一时明白起来”。于是，灯下，挑看别一种“花”——杨凝式（少师）墨迹帖。东坡盛赞：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唐末丧乱，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真可谓书之豪杰。翻开法

七夕会

